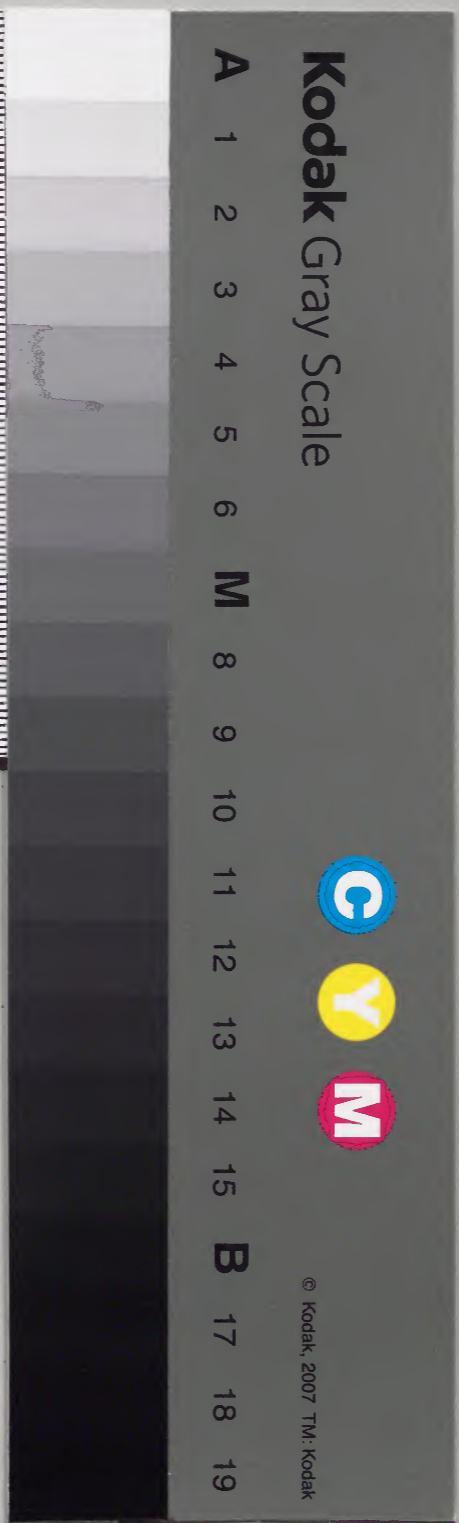


二程全書

120
10
30

内閣文庫
漢書
大日
二九
八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6004
冊數 10 (8)
函號 298 136



二程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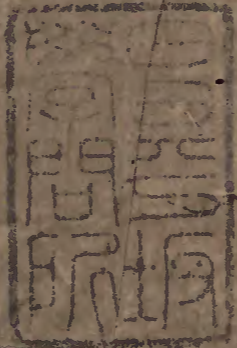
120
10
30

明道文集

一至五

詩 奏劄表狀 書記

祭文 行狀 墓誌 試策



八

不許帶出

漢書門			
六〇四	函	架	冊
類	號	架	冊

中央圖書館藏

二程全書第五十

明道文集一

淺草文庫

晉書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家藏圖書

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日中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刊行

詩

顏樂亭為孔周翰作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帥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
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
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於榛莽堙而

北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所之嗣追古念今
有惻其心良賈善論發帑以金巷治以闢井深而深清
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
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
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
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偶成時作鄆縣主簿

雲淡風輕近午天望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知予心樂
將謂偷閑學少年

游鄆山詩序

僕自幼時已聞秦山多奇占有居者尤復秀出常恨遊
賞無便嘉祐二年始應舉得官還心請于天官氏願主簿
書於是邑謂厭飫雲山以償素志今到官幾二年矣中
間被符移奔走外幹者三居其二其一則簿書期會倉
廩出入固無暇息惟白雲特在小面最為近邑常乘間
兩至其餘佳處都未得往變化之心幸負泉石五年二
月初吉聞貳車晁公來遊諸山先是晁公見約同往會
探吏失期二日早晁公以書見令始知車騎已留草堂
走白邑大夫張君時民產有在巖者以罪沒官府符
方命量其租入之數因請以往

而至山而晁公已由

高觀谷紫閣還憇下院見待已
入遂奉陪西遊經李氏
五花莊息駕池上夜宿白雲精
三詰旦晁公西首僕復
並山東遊紫閣登南山望仙掌
回抵高觀谷探石穴窺
石潭因周視所定田徜徉於花
杯水竹間夜止草堂是
晚雨氣自西山來始慮不得遍
詰諸境一霎遂霽齊明旦
入太平谷憇息於重雲下院自
入太平谷山水益奇絕
殆非人境石道甚巖下視可怪
往往步亂石間入長嘯
洞過東溪西南下至重雲閣訪
鳳池觀雲頂凌霄羅漢
三峯及東嶺望大頂積雪復東
北來雲際下深澗白石
磷磷於間水聲清冷可愛坐云
掬水戀戀不能去者

久之遂宿大定寺凌晨登上方候日初上西向王藥山北
眺大頂千峯萬巒目極無際下山緣東澗渡橫橋復憇
於重雲下院出谷遊大平宮故基而歸馬上率尔口語
徃徃成詩章自入山至歸凡四日得長短詠共十二篇
姑存之以誌遊覽之次第云

白雲道中

吏身拘絆同疏屬俗眼塵昏甚
瞽瞍辜負終南好景石
一年一度到山中

馬上偶成

身勞無補公家事心冗空令學業衰
世路嶮巖功業遠

不能歸去不男兒

遊紫閣山

仙掌遠相招索紆渡石橋
暝雲生澗底寒雨下山腰
樹色千層亂天形一罅遙
吏紛難久駐回首羨魚樵

獼猴

聞說獼猴性所賦靈相車來便滿山
迎鞭羸到此何曾見
始覺毛虫更世情

高觀谷

轟雷疊鼓響前峯
來自彤雲翠霧洞
高陰成氣象鬼神憑
暗弄威風噴崖雨露
千尋濕落石珠璣
萬顆紅絳

有虬龍難

還應不是旱時功

草堂

詩在竹林之頃
其竹蓋將十頃

參差臺殿綠雲中
四面簷簷一徑通

讀華陽真誥上

神仙居在碧琳宮

長嘯巖中得冰以石敲
食甚佳

車倦人煩渴心以巖中冰片玉成方
老仙笑我塵勞久
乞與雲膏洗心腸

游重云

又厭塵籠萬慮昏
喜尋泉石暫清神
目勞足倦深山裏
猶勝低眉對俗人

長嘯洞北回均上大頂如列屏幃北到山前却不見蓋為仙掌所蔽

行盡重雲幾曲山回頭方見碧峯寒天將仙掌都遮斷元恐塵中俗眼看

凌霄三峯

長嘯巖東古寺前三峯相倚勢相連偶逢雲靜得見日若有路通須近天陰吹響雷生谷底老松如竽者見崖顛結根不得居平地猶與蓮花遠比肩

雲際山

南樂東邊白閣西登臨身共白雲齊上方頂上朝來望

陡覺群峯四面低

下山偶成

襟裾三日絕塵埃欲上籃輿首重迴不是吾儒本經濟等閑爭肯出山來

是遊也得小松黃楊各四本植於公署之西窓戲作五絕呈邑令張寺丞興宗

中春時節百花明何必繁絃列管聲借問近郊行樂地潢溪山水照人清

心閑不為管絃樂道勝豈因名利榮莫謂冗官難自適暇時還得肆游行

功名不是關心事富貴由來自有天任是權酷虧課利
不過抽得俸中錢

有生得遇唐虞聖為政仍逢守令賢縱得無能閒主簿
嬉遊不負艷陽天

獄訟已聞寬滯雪田農還喜土膏勻只應野叟猶相笑
不與溪山作主人

春雪

二月將臨尾群陰久退潛只知桃李艷何復雪霜嫌密
霰仍先集飄雲忽散索滯帶風成料峭和雨作廉纖江漢
初彌望珠璣亦間兼片痕才著瓦斜勢漸穿簾鳥化遼

城鶴途鋪越女縑落英時鬪舞飛絮或同黏直把瓊瑤
比誰疑鵲路鳥擗透肌雖共利酒罈為爭鋸寒怯開闌賞光
凝伴月規價增樵市炭興入酒家帝駐足銀粧履昂頭
玉裏髯如何欺煦律重復困窮閭薪乏經朝備衣因恃
暖拈擷芳游女恨憂成老農占惜竹頻敲葉愁花旋覆
苦失權悲太皞助雪有飛廉驟降初疑勇旋消亦訝謙
朔雲雖借便水后可無厭縱任陰靈巧難令木氣憾寒
威徒自奮春氣亦時添積勢方平壘漸流已墜簷暗空
猶杳杳近地則佔佔遠水難遮面高峯亦累尖著壻聊
畫粉蓋地豈成鹽紈扇蔽馬塵喧崑崙認火炎端來存融

釋空復助如漸積潤終滋嫩驚雷亦震淹東君莫惆悵
杲日待重瞻

晚春

人生百年永光景我逾半中間幾悲歡况復多聚散青
陽變晚春弱條成老幹不為時節驚把酒欲誰勸

桃花菊

仙人紺髮粉紅腮近自武陵源上來此花近不比常花
歲方有羞晚發故將春色待秋開存留金蕊天偏與漏泄春香
衆始猜兼得佳名共堅即晚霜還獨對樓臺

早寒

一夜威霜特地嚴朝來寒氣入書簾乍湏火暖親爐獸
初覺冰漸結硯蟾敗葉卷風輕嫩遠峯經燒靜尖尖出
門未要貂狐煖日省輕裘次第添

新晴野步

青帝芳成萬物春如何淫雨害芳晨乞求共指雲間日
悔恨輕嫌陌上塵消盡風威猶料峭放爾春色已嶙峋
燕遊莫道王孫樂亦有羲皇更上人

西湖

溪水橋邊鴨子陂樓臺只在郡城西煙波乍見心先快
島嶼將尋路欲迷盡日無風橫舴艋有時經雨飲虹霓

如何咫尺塵埃地能使遊人意不齊

環翠亭

城居不見萬山重因起高亭破遠空
虛曠直疑天宇外周旋如在畫屏中
疑風散鶴層層出削玉排青面面同
瞥得登臨已忘去四時任致屬賢公

中秋月

雲靜好風吹清光溢四垂金行方盛
日陰魄正中時鬢髮第窺瑤闕分明
露桂枝遶英同醉賞誰復嘆官羈

象戲

大都博奕皆戲劇象戲翻能學用兵
軍馬尚存周戰法

偏裨兼備漢官名中軍八面將軍重
河外尖斜步卒輕却凭紋楸聊自笑
英雄如劉項亦閑爭

九日訪張子直承出看花戲書學舍五首

平日數相見過門又不逢貪隨看花
伴應笑我龍鍾

頽春光醞於酒醉得遊人意自狂直
使華顛老公看花爭入少年場

貪花自是少年事泥酒定嫌醒者非
顧我疎慵老山野

却騎歸馬背斜暉

下馬問老僕言公貪花去只在近園
中叢深不知處桃
桃飄零杏子青滿城車馬響春雲
建就中得意張公子十

日花前醉不醒

贈王求甫鐵如意

妖言莫信傳張惡
虛氣休將碎唾靈
借問閑窓靜孤音
何如爭勝擊珊瑚

送呂晦叔赴河陽

曉日都門颯旆旌
曉風饒吹入三城
知公再為蒼生起
不是尋常刺史行

贈司馬君實

二龍閑卧洛波清
今日都門獨餞行
願得賢人均出處
始知深意在蒼生

陪陸子履白石萬固

條山蒼蒼河流黃
中蒲形勢天下疆
帝得賢侯殿一方
四年不更慰民望
元豐戊午季春月上
心閱兩愁黎蒼
使車四出走群望
我亦奉命來陝疆
精誠感格天意順
詔書才下雨已滂
病麥還青禾出土
野農鼓舞歌君王
故人相見不道舊
為雨權喜殊未央
聖主寬憂小臣樂
自可放蕩舒心腸
白石萬固皆勝地
主人為我携壺觴
况逢佳日俗所高
車馬未曉填康莊
扶提十里雜老幼
迤邐千騎明戈槍
初聽鳴銜入青雲
漸見朱旆輝朝陽
邀頭自是謝康樂
後乘獨慚元漫郎
使來雖知有賓客
衆

喜更為將豐稔
光似迎好客勤
戀不知歧路忙
辭佳境已惆悵
負泉石何能忘

臨溪坐石遍巖谷幽處往往聞絲篴
日景定為遊人長乘高望遠興不盡戀
人生汨沒苦百態得此樂事真難常我
侯亦那得久此鄉他時會合重相語畢

戲題

曾是去年賞春
心依舊去年春

日晴過了只逡巡却是去年春自去我

題淮南寺

南去北來休便休白蘋吹盡楚江秋道人不是悲秋客

一任晚山相對愁

和家君早寒之什

滿地清霜結曉寒平明飛霰洒柴關乍憑酒力溫肌骨
陡覺風威着面顏閭里相呼泥北戶牛羊收牧下前山
急須趁日藏薪炭凍後高枝不易攀

和詠草

漸覺東皇意思勻陳根初動夜來新忽驚平地有輕綠
已蓋六街無舊塵莫為枯榮吟野草且憐愁醉祝香輪
詩人空怨王孫遠極目萋萋又一春

和邵堯夫打乖吟

打乖非是愛安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清
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携卷天為詩豪刺借春儘
把笑懽親安德容猶足慰鄉人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為巢由繼後塵三幣未回伊尹志
萬鍾難換子雲真且因經世藏千古已占西軒度十春
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和堯夫日尾吟

先生非是愛吟詩為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
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
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和堯夫西街之什

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持几杖來行次每容參極論
坐隅還許侍餘盃盞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
時泰身閑兩難得直須乘興數追陪
先生高蹈隱西街風月猶安賦詠才暫到隣家賞池館
便將佳句寫瓊瑰壯圖已讓心先快劇韻仍降字占按
只有一條誇大甚水邊曾采兩三盃

遊月陂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安六百尺臺萬物已隨秋氣改
一罇聊為晚涼開水心雲影閑相照林下泉聲靜日來

世事無端何足計，但逢佳日約重陪。

秋日偶成

寥寥天氣已高秋，更倚凌雲百尺樓。世上利名群蝶蝶，古來興廢幾浮漚。返居陋巷顏回樂，不見長安李白愁。兩事到頭須有得，我心處處自優游。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代少卿和王宣徽遊崇福宮

睿祖開真宇，祥光下紫微。威容凝粹穆，仙仗儼周圍。聖嚴追奉神遊，遂此歸冕旒。臨秘殿，天日照西畿。朱鳳銜星蓋，青童護玉衣。鶴笙鳴遠吹，珠藥弄晴暉。瑤草春常在，瓊霜曉未晞。木文靈像出，太一醴泉飛。醮夕思飄馭，香辰望緯闈。衰遲愧宮職，蕭洒自忘機。

和王安之

開坊西曲奉常家，景物天然占一窠。恰似東園基址小，全勝浥澗路途賒。知君兩巷心猶樂，比我僑居事已誇。且喜菽藜相過易，隔牆無用少游車。

野軒

誰憐大第多奇景，自愛貧家有古風。曾見經塵生野思。

始知泉石在胸中

汀亭

強索猶來有為好高安得是無心汀亭妙旨君須會
物我何爭事莫侵

藥軒

囊中數味應千種砌下栽苗過百名好是無風入度戶
清香交送滿檐楹

晚暉亭

亭下花光春正好亭頭山色晚尤佳欲知剩占春風爽
思順街來第一家

和花庵

得意即為適種花非貴多一區才丈席滿目自雲蘿靜
聽禽聲樂開招月色過期公在康濟終亦示此情何
子直示以新詩一軸偶為四韻奉謝

治劇君能佚居閑我更慵自惟降藻麗不鮮繼春容寡
和知高唱深情見古風靜吟冰雨意真欲臥隆中

和諸公梅臺

急須乘興賞春莫莫待空枝設寄聲淑景暖風前日事
淡雲微雨此時情

後一日再和

常勸嬉遊須及辰莫辭巾履染埃塵無應風雨梅臺上
已城前時一半春

郊行即事

芳原綠野恣行時春入遙山碧四圍
困臨溪水坐苔磯莫辭盞酒十分醉紙恐風花一片飛
况是清明好天氣不妨游衍莫忘歸

春日江上

新蒲嫩柳滿汀洲春入漁舟一棹浮雲幕倒遮天外日
風帘輕颺竹間樓望窮遠岫微茫見興逐歸槎汗漫游
不畏蛟螭起波浪却憐清泚向東流

下白往嶺先寄孔周

翰郎中

驟經微雨過芳郊轉覺長
飛雲猶認華山高門前岐路
欲問甘棠舊風化主人邀
河氣象豪歸騎已登吳坂峻
迤西國城上樓臺壓巨濤
客醉香醪

盆荷

庭下竹青青盆荷水面平誰
倒假山翠波光朝日明漣漪
聊作小波瀾澄澄皓月供宵
淞與滄海未知清興有誰安
言無遠趣自覺有餘清影
几緣淨涼吹夜來生
干袂地難容大池沼淺盆
涼風動曉寒不校蹄

陳公虞園修禊事席上賦

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無俗客水曲有清音
暮來還去花枝泛復沉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

酬韓持國資政湖上獨酌見贈

對花的酒公能樂飯糗羹藜我自負若語至誠無內外

却應分別更迷真韓詩云曲賦飲水程夫子宴坐焚香

對西照使君愧我不能忘外樂綠尊紅菱

哭張子厚先生

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
西土誰共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棟堯二年零落去山丘

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游

又新晴野步

陰曠消除六幕寬嬉遊何事我心閑鳥聲人意融和候
草色花芳香藹間水底斷霞光出岸雲頭斜日影維山
緣情若論詩家興却恐騷人合厚顏

二程全書第五十

二程全書第五十一

明道文集二

奏疏表

論王伯之辨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論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
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
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所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
曲徑之中而卒不可入元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
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則在擇審其初而
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
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王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

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
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王也故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
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蓋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
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
後為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
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壹曲之見幸致小康
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行仁政
而不素講其良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
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
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

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已反
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
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
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
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
事君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
為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
諱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校
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聽覽之明盡正
邪之辨致一而不二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

著上有差字

謹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謹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自古以來何常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滯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熙寧二年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論遣張載按獄

臣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以為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之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

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于政治之大體者僕使之講中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為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鈞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脩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

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上體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論君道

一作上殿劄子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趣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一作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後容

臣字當大書

開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一作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作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脩學校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請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耻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才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尤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之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

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津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群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

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
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比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
其優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役役漸自
大學及州郡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
于學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
皆當脩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
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衆推經明
行脩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
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
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

性行材能三物實與其士於大學大學又聚而教之其
學不明行不修與才之下者罷歸以為郡守學師之罪
升於大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大學歲論
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
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
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
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未處於學
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教諭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
端潔君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
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大學

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
无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德藝同上者師長皆除其任
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二官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
長滯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
數為之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
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
者並如舊制唯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
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大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
與州郡之師大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術材能者於朝具
在學實與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

七年或大學五年及三十以上所與子不成者辨而為二
等上者聽授以堯庫之任自非其必修學業修進中於選
論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
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外選者皆論致大學而考
察之為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
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
大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
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
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律小碎糊名磨
錄一切无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

得亡寔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熙寧元年陛下特留宸意萬世行之年上時

為監察御史裏行

論新法

臣近累上言之罷預備青苗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觀未蒙施行臣切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為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係乎事始衆心駭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和叶則所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語言必勝而近日所聞亦為未便

青苗下有錢字

柄下臣之書大書

萬方作百為

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駭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動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切謂陛下固已燭見事跡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各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謹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逐一失而廢萬方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况糴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熙寧三年三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上語及程顥

疏安石曰顯至中書臣畧論以方鎮沮毀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謂之疏駁大臣章奏顯乃言文臣論對事當包含此言尤為害理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則則是縱使邪說誣民而令詔令本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帖息

論新法乞降責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知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而至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大臣實無大計用賤凌貴以邪

大臣作小臣無作類字

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可行者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則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復熹尤非朝廷之福矧夫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无補望乞前奏早賜降責熙寧三年四月上時權監察御史裏行由是罷為權路同提點刑獄

辭提刑

臣伏蒙恩旨權京西路提刑已瀝懇誠不敢祇受願從竄謫日異之俞不避煩瀆輒再陳請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寔在言責伏自供職以來每有論列唯知以

故當作故常

憂國愛君為心不敢以揚已矜眾為事 陛下亮其愚
直每加優容故當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
聖則未嘗為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敢為阿
黨之計明則 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
臣學術寡陋智識闊疎徒有捧上之心曾微回天之力
近以力陳時政之失併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
臣隳廢職業既以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
而恩典過頒使臣粗知廉隅必不敢蒙耻願就如或見
利忘義覲面受之 陛下有旨如此亦將安用况蘆諫
之任 朝廷紀綱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取而

願作冒

請作諸

去臣恐紀綱自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死請伏望 陛
下開白日之照厲嚴霜之刑按謫荒陬實所甘分然
四月上謂王安石曰人情如此紛紛奈何安石曰陳
襄程顯專董呂公著都無物性下為治之實今當邪
紛細之時乃用襄知制諸類提點刑獄人稱其平正
革小人若附公著得行其志則天下之利皆歸之既不
得志又不失矣
為善乃以為貪書鎮寧軍帥度判官事
論十事師傳六官經界山澤真上分數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
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大原牧
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
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

月之卷三十一

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論治道哉然僕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

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脩交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紀綱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

民上有故

異下有者

秀存秀

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
慶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端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
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
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聽屬統治民相安而
親睦刑法鮮犯庶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
効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
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
上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
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
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價國力亦已

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
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
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
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
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動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
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
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
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
不至是日以幸急可憐也夫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
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

林作材

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臣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遊手不可其度觀其寔是苦臣貧疾病變詐巧偏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臣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克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益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特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

川澤漁獵之繁臣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臣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上口今之異者也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取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脩奢靡相臣四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王公禮制臣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臣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臣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古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臣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

損益下有之字

綱條度數施為二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踈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

論養賢劄子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亦論紛然未極其要 朝廷亦以行之為艱而不為也二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古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以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

已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今天下之大豈為乏賢而 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 朝廷設述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 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

臣字當大書

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上

謝澶州簽判表

論議無補職業不脩國有典刑罪在誅戮曲蒙弘貸仰荷鴻私期於糜捐莫可報謝中謝臣性質朴魯學術空虛志意粗脩智識無取陛下講圖大政博謀群材過聽侍臣之言猥加風憲之任臣既遭遇明聖亦思誓竭疲駕惟知直道以事君豈忍曲學而阿世屢進闊疎之論愧非擊搏之才徒嘗割瀝肺肝曾無裨補毫髮既不

能繩愆糾繆固不願沽直買名豈敢冒寵以居惟是奉身而退自効之章繼上闔門之請采堅天意未回憲章尚屈更奉發中之詔俾分提議之權不惟沮諍論之風亦悞發賞刑之實力形奏述恭俟誅夷此蓋伏遇陛下極天清明普日臨照洞幽微察臣忠誠恕臣狂直不忍其察視之官處以便安之地生成之賜義固等於乾坤涵容之息重差逾於山嶽臣敢不日新素學力蹈所知素心不囬信道愈篤臣向小夫之志不為儒者之羞或能自進於尋常庶可仰酬於萬一

二程全書第五卷

明道文集三

書

答橫渠先生定性書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為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
 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

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昭往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以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逆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

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若能於怒時遽亡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停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記

晉城縣令書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
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
循吏與夫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
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宜亦
多矣其見書者率幾十數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
其不肖者復幸得傳蓋其意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
於長久者雖聖賢為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
之人情而為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徙善則紀綱條
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

而不變今之為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
義者自其始至即皇皇然圖所設施則亦教令未熟民
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
欲新己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况因循
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
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
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為記者尚為近古而斯已
無之乃考之案牘訪之吏民終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
人第其歲月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
之人得從而實其是非以為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

次

祭文

祭富鄭公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奉
議郎監汝州鹽酒稅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程某謹遣外
甥張敷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太尉文忠公之靈
嗚呼粵稽古昔得全實難非並契出乎唐虞之際而姬
呂位乎文武之間其餘雖有無賢碩輔僅或濟一時之
險艱真儒大聖多處非其位而孤騫孰如我公道行乎
重熙累洽之運而身享乎尊富安榮之完事躅天下之

重位極人臣之班生逢四世皆上聖之主時歷七紀膺
太平之安勲業揭乎日月聞望塞乎天淵優游里第者
猶十有三年於人之職可謂無負在天之理亦為曲全
然而捐館之日遠近聞之孰不齎咨而涕漣尚以公之
沒也為有憾焉嗚呼世之常態苟於自便終始之節艱
於永肩屏伏者以憂責不及而怠懈休老者以血氣既
衰而志遷惟公年彌高而志愈厲身愈退而誠益堅惟
是愛君憂國之道極晝夜之拳拳迨乎瞑目之日屬纊
之前萬物已莫累乎心曾而朝廷之念獨有進乎昔日
之當權宜乎易名之謚典號為撫實祭冊之聖詔極於

哀憐則士大夫以公之沒為憾者蓋非偶然某愚不肖
辱公禮遇顧其於義理非見私於附公薨於洛賤居在
汝官守有制欲往無路歛不望棺葬不臨墓引領西風
悲慟何數誠寓鄙文祭陳菲具恭崇道周後期無所嗚
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彭侍郎文

悠悠後蒼顧佑有常如何不殲殲時之良胡不懲遺以
慰士大夫之望嗚呼哀哉昔我穉齒為公所器教之誨
之實妻以子二姓之歡疇可倫擬逾三十年顧愛終始
我謫河北公薨建康義不得往神魂飛翔望南浦之蕭

條想丹旄之悠揚決如流水不到公之堂號聲動天不
徹公之喪惟公德尊本朝行高當世為四國之矜式被
三朝之注倚風誼傳於後人事業存乎國史磊落明白
掀揭天地縱綿百世之長公為不止雖竭無能之鄙辭
何足以增盛德之輝光惟寓愚之誠考因遠致手有觴
公其來饗之慰余之悲傷長言恩禮之厚考知何時之
可忘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

公諱思永字季長其先京兆人唐之中世有為吉州刺
史者因家焉今為廬陵人尚書治經術以能詩名於世

慷慨有大節仕不得志未老以東宮官退居臨湘公其
次子也公性淳粹明重材實瑰秀孩提時即異於常兒
未嘗為戲弄之事數歲已知為學每撫其背曰興吾家
者必是兒也未冠居尚書喪以孝聞家貧無以葬晝夜
號泣營治歲終卒能棄事扶喪數千里歸廬陵知音無
不咨嘆終喪益自奮勵力學有文稱天聖五年舉進士
擢第授南康軍判官計臣言其材遂監泰州角斜鹽場
當路益知其賢文薦之秩滿遷大理寺丞監洪州益務
移知廣州海南縣以母喪去職服除知洪州分寧縣二
邑素號難治前令比以罪去民化公之誠相成以母犯
法至於無訟既又通判睦州會海水大上夜敗台州城
郡人多死詔監司擇良吏往撫之公遂行將至吏民皆
號訴於道悉心救養不憚勞苦至忘寢食盡葬溺死者
為文以祭之問疾苦賑飢乏去盜賊撫羸弱其始至也
城無完舍公周行相視為之規畫朝夕暴露未嘗憇息
民貧不能營葺者命工伐木以助之數月而公私之舍
畢復人安其居公視故城庠壞僅有髣髴思為遠圖召
寮屬而謂之曰郡瀕海而無城此水所以為害也當與
諸君圖之程役勸功民忘其勞城成遂為永利天子嘉
之錫書獎異後去台還睦二州之民喜躍啼戀者交於

道未幾就移知湖州民歲苦修堤之役吏緣為姦貧者
尤被其害公為之法後均而費省民大悅代還知常州
時為都官員外郎尋召為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賞之
弊以謂斜封非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祝明堂
前一日有傳敕語百官皆得遷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
宮亟上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既肆赦果然時張光佐
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參知政事闕員光
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為節度使物議謹勸公帥同列
言之皆曰宜待命行公曰宜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
救則為朝廷失迹獨執疏極言至曰陛下此行此覃恩無

意孤寒獨為先佐守忠故取悅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
內臣用事皆非類之福疏入仁宗震怒人皆謂公危
之公曰苟二人之命不行雖赴鼎鑊無恨於是御史中
丞郭勸諫官吳奎皆為上言其忠當蒙聽納不宜加罪
仁宗怒解而先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以汎恩罷臺
職以司封員外郎出守宣州前守以賊敗郡政廢弛歲
復大歉公至修紀綱撫凋瘵設官庾以活飢餓卒無
流亡躰量安撫使上言治民為難州之軍饑智高連陷
州郡嶺表用兵餉饋於荆湘除北路轉運至部奏黜
守令之殘暴疲憊者一人而八州知勸下溪蠻酋彭

仕義恃險而驕將帥群盜為亂元移文罵兵州守將將
不能制請公誅之公行部至長州任義畏公即遣親信
持書迎謁禮甚謹公推誠待之論以禍福皆悚懼感服
請自後軍邊患遂息時大農以刑誘諸路使以羨餘為
獻公曰哀民取賞吾不忍為遂無所獻南寇平公以勞
進工部郎中召為度支判官升刑部歲餘出為益州路
轉運使始直史館賜三品服入辭仁宗諭之曰益部
遠方以卿按撫吾無憂矣至蜀會成都闕守詔公權領
府事前政多務姑息寢失法度至有吏盜官錢千緡付
獄已三歲猶縱其出入自若者公命窮治之一日而獄

具蜀人以交子貿易皆藏於腰間盜善以小刃取之於
稠人中如已物民病苦之公得其狀即捕獲一人使疏
其黨類得十餘輩悉黥隸諸軍盜者遂絕二罪人而知
畏法蜀乃大治歲有中貴人祠我媚常留成都中數十
日誅取珍貨奇玩例至數百萬緡一出於民間公命三
省其二使者恨怒而去公不之顧任中遷兵部郎中召
還為戶部副使歲餘以天章閣待制充陝西都轉運使
河朔謀帥以公鎮高陽仍進秩諫議大夫英宗嗣位
恩外給事中時徂於承平治兵者鮮明紀律而三關為
甚公為帥方重嚴正犯者頗以軍法從事驕兵大戢河

此舊以桑麻為產籍之高下民懼不敢藝植故益負公
奏更其法自是絲績之利歲歲增益在鎮二年邊圉帖
寧人民浹和公惡邊臣之邀功啓事者屢加裁正遂與
大臣持議不合由是以病請解兵任求為江南官徒知
江寧府潮與江寧舊多火災迄公去未嘗作人以為德
政之感留金陵歲餘復召權御史中丞時追崇濮國大
號復有緦親之議諫官御史以典禮未正相繼論列者
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始拜中司力陳其不可且請召還
言事者上未之察更為疏極論其事言益切至英宗
深加聽納事幾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公因求

解憲職以章言者五進見而面陳者多至不記會英
宗不豫公方憂懼不復自言今天子踐祚正拜御史
中丞請裁損山陵用度務從儉約以稱先志上嘉之會
御史蔣之奇奏叢大臣陰事其說蓋盛於都下而之奇
欲扳公為助乃曰嘗言之公亦謂帷箔之私非外人所
知誠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謗言一興而人以為信
且其首為濮國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而
執政以之奇所論冥昧不可質迫公言其所從來三問
而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必問其所從來
因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重譴不敢廢國家開言路之

法因極陳夫臣朋黨專恣非朝廷計翌日降授給事中
知黃州道徙太平州郊祀推恩復工部侍郎知亳州未
滿歲移揚州熙寧三年上書告老遷戶部侍郎致仕朝
廷憐之故詔辭甚美所以寵耀其終始焉公悅樂歷陽
風土遂徙居之將歸十一月過金陵二十六日以疾終
享年七十有一金陵之人奔走供事徃來哭於道路其
得人心如此公任官四十五年累階至某勳某爵某食
邑若干公精慎長於政事遇繁劇他人若不可堪而公
處之裕然故世稱其大觔精吏治者必歸之公之事業
磊落見於時者為示以笑然其德性之美心術之醇世

尤尊之蓋資稟有過於人者也故其仁厚誠恕出於自
然年八九歲時尚書為岳州從事公晨起將就學舍得
金釵於門外公默出其處以伺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
問其故果墜釵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即出付之吏謝
以數百金公笑不受曰我石欲之取釵不過於數百金
耶吏嘆駭而去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釵數隻棲
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釵為翫客有墜其一於袖
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
非有失也將去袖釵者揖而舉手釵墜於地衆服公之
量撫宗族有恩意外姻孤女收視之如己子為擇善士

而嫁之守常一不妄遷習也
朋友交盡信義始交無移
改廉潔純儉本之天性居
分喪貧甚鄉人爭饋之皆謝
去風俗為之化後居顯仕
奉養不改其素平生無聲
色奇巧之翫其氣宇高爽
論清澹而端莊恭謹動必
由禮未嘗有墮慢之色
處雖終歲莫見其喜怒之變
遇事明白不事襍飾接人無
貴賤高下一以忠信動無疑
忌即之溫然大雅之德為政
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母
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已取譽
常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為
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
人或疵其少言惟謝之終

不自辨每謂人曰吾不為佗學
但幼即學平心以待物
耳又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
冬處被中則知思天下
之寒者矣蓋源流如此宜其
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自朝
廷至於庶人推其誠長者至
其持守剛勁不可毫髮遷
奪喜善嫉惡勇於斷決不為
勢利誘不可以威武移潮
州州宅舊傳多侷前後守臣
無寧處者公迄去未嘗問
其有無其達理守正若此凜
乎其丈夫也故歷事三朝
人主信之公娶晏氏故相元
憲公之姪而刑部侍郎諱
容之子也封延安郡君有賢
行為宗黨所尊二男長曰
衛前趙州軍事判官孝謹和
厚以親老不忍去左右解

官歸侍者十年矣次曰衍俊敏有高才方舉進士而卒
五女長適知鄂州嘉魚縣胡往次適宜春李伯英次即
顥之室又次適之常博士田祐次適著作佐郎齊城而
歸李氏齊氏者皆早世孫四人曰該曰誥並試將作監
主簿詢訢尚幼孫艾五人俱未嫁公終之明年嗣子將
以其月某日奉公之喪葬於和州歷陽縣某鄉某里某
地前期得公之官以行事於其家若公之道德則顥所
親炙而知者謹加補錄錄請求誌於盛德君子以圖不朽
謹伏

二程全書第五十二

二程全書第五十二

明道文集四

墓誌銘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先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吊者
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
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
生知我者以是命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
故世為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遠事藝祖始家衡漳
祖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楊氏先生之初從
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為河南人先生

月二卷四

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先
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
遺逸試將作監簿後文以為隸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
先生始學於百源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
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交於古而吾未嘗
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
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
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為可必
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
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頌浩然其歸在

洛幾三十年始也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
母居之裕如譜學于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
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
之先生之廬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
暴不設防矜正而不諛通而不汚清明坦夷洞徹中外
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群居與飲笑語終日不取其里
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行遊城中
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
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
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

人材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
惟曾子告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
之所宜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
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
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
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聚可見矣而先
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
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
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

擊壤集先生之葬祔于先生坐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
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洞洞步長超凌高厲空探幽索
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飲以費
天不憖遺哲人之凶嗚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
生所終

李寺丞墓誌銘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宗避亂南徙今為
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護皆以
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
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孩提之時奉動整齊不妄

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惰情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
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復出於口安靖
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力學博觀群書充精於春
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為高深方勇厲自進不幸短命惜
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
成孝友之性尤為絕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
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群
從聚居臧獲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唯
偶為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漸怙累日痛自飾勵及仲通
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志痛惜或為隕涕非至誠

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
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當事為則莊厲果斷不可
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
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
時承尉之與其令謀曰劉右鵬石門羅徃者皆健賊詔
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為
也當說使自効則賊為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
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為之死然召我有以為信乎仲
通即以其符詰與之旦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
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為惡雖不召將至且吾

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
得其死力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尉寺丞
仍升一任御史用間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為失
信下義抗論甚力又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
立功廢以冗職可絕後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為
言仲通宰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稅不
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為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已共為
謗語有借勢於上官以搖其事人皆為仲通危仲通堅
處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
縣是二節則高明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

嗚呼人非有古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
通之材之美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
所學自當無愧於古人況使得古之人並而親炙於聖
人之時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治平
三年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三月庚寅葬于濮州鄆城
縣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祔焉夫人太子中舍果之
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素衣一食以
終身焉蓋後仲通六年而止仲通嘗生二女皆夭卒無
子以兄之子孝和為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予故將
並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稟生之
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兮所
貴者資便儼皎厲兮去道遠而展笑仲通兮賦材特奇
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
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欲考者觀銘詩

華陰侯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侯氏名可字無可其先太原人宦學四方因徙
家華陰少時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前好焉
志為學祁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群書聲聞四馳就學
者日衆雖遠隅遠人皆願受業諸侯交以書幣迎致有

善其禮命者亦時往應之故自陝而西多宗先生之學
元昊盜邊時名鄉賢儒結轍西使服先生之名莫不厭
見親老而家益貧思得祿養雖就科舉再試春官卒無
所遇因喟然大息曰丈夫之事止於是乎會變酋儂智
高攻陷二廣孫感敏公奉命出征習先生之賢請干其
軍事先生奮然從之振旅奏功初命武爵言事者以為
非宜遂改文資調知巴州化城縣巴俗尚鬼而廢醫惟
巫言是用雖父母之疾皆棄去弗視先生誨以義理嚴
其禁戒或親至病家為祝醫藥所活既衆人亦知化巴
人娶婦必責財於女氏貧人至有老不得嫁者先生為

立制度稱其家之有無與之約曰逾是者有誅未閱歲
邑無過時之女遂變其俗巴山工薄民貧絲帛之賦反
倍他所日益凋弊先生抗議計司事之數十卒得均之
旁郡境多虎豹農者不敢朝暮耕商旅俟衆而後行先
生日夜治器械發徒衆執弓矢與之從事迹而追之
遠或數百里所殺不可勝數後皆避人遠去不復為害
再調耀州華原主簿有富人占地籍隸以利誘貧民
質其田券多至萬畝歲責其入先生晨馳至其家發擯
出券召其主而歸之失業者復安其生郡胥趨至誠貪
狡凶暴持郡吏短長而為姦利前後為守者莫能去一

郡思之先生暴其罪荷置干獄自守而下畏恐生禍交
為之請先生不願卒言於師府而誅之聞者快服用為
者監慶州折博務歲滿授歲州軍事判官計省弟折博
之取就改大理評事詔使者巧留遂復簽書本官事韓
忠獻公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至則鑿小鄭泉以廣灌溉
議復鄭白舊利未幾召至闕下得對便殿始命計工興
役旋復專摠其事邀功害能之人疾其不自己出渠功
有緒而詭毀交至以微文細故為先生罪遂罷其役美
利不究論者借之元豐己未季夏先生以疾終於家享
年七十有三先生純誠孝友剛正明決非其義一毫不

以屈於人視貪邪姦佞若寇賊仇怨頭攻面數意其人
改而後已雖甚貴勢視之藐然遇人之善交之助之欲
其成達不啻如在已也博物強記貫叔萬類善禮之制
度樂之形聲詩之比興易之象數天文地理陰陽氣運
醫藥筭數之學無不究其淵源先生發強壯厲勇於有
為而平易仁恕中懷洞然至於輕財樂義安貧守約急
人之急憂人之憂謀其道不謀其利忠於君不顧其身
古人所難能者先生安而行之蓋出於自然非勉強所
及少與申顏為交易衣互出謀食以養二家如一顏病
先生徒步千里為之求醫歸而顏死矣其目不暇入曰
其侍侯君乎未斂而先生至撫之而瞑顏謀葬其先世
而未能殮死無子又不克葬先生辛勤百圖不足則賣
衣以益之卒襄其事時方天寒先生與其子單服以居
適有饋白金者先生顧顏之孤妹為憂未遑已遂以
嫁之近世朋友道薄臨患難鮮不愛其力聞先生之風
可以激頽波而起廢疾先生家無儋石之儲而人有不
得其所者必以先生為歸非力能也誠使然也一日自
遠歸家人方以宴告友人郭行請門曰吾父病亟醫湏
百千乃為治賣吾廬而不售先生憫然計囊中裝適當
其數盡以與之嘗隨計詣京師里中出金贖行比還悉

散其所餘曰此金鄉里所以資應詔也不可以為他利
當與同舉者共之且行聞鄉人有病於逆旅者先生曰
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不去病者瘡貧無以為車乘先生
曰子行則未能留則將因因推其馬與之躡步而歸其
克已濟物若是者多矣少喜穰苴孫武之學兵家事無
所不通尤詳於西北形勢談其山川道路郡縣部族纖
細備具聽之者宛如在目前熙河未開之時韓忠獻公
請先生謀渭源之地先生馳至境上召其酋豪六百人
諭以朝廷恩德為明利害皆感悟喜躍翌日詣軍門輸
土納命願為藩籬一塵不驚而開地八百頃因城熟羊

以撫之忠獻公上其功朝廷賞以減考績之年治平中
虜嘗寇邊主將出兵禦戰轉運使以為妄舉互言於朝
時虜去未遠遣先生按視其迹受命即行人皆為之寒
心先生以數十騎馳涉虜境日暮猝與虜遇乃分其騎
為三四令之曰高爾旗幟旋山徐行虜循環間見疑以
為大兵誘已終不敢擊秦州舊苦蕃酋反復繫其親愛
而質之多至七百人久者已數十歲公家之費不貲雜
羞離怨益甚其後釋而歸之戎人感服乃先生叢其謀
也平生以勸學新民為任主華學之教育者幾二十年
官之所至必為之治學舍與絃誦其所以成就材德可

勝道哉先生之文尤長於詩晚益玩心於天人性命之學其自樂者深矣病革命其子曰吾死慎勿為浮屠事焚楮貨徵福覬利非吾志也嗚呼死而不忘於正可謂至矣大王父諱元王父嵩當五代之亂皆隱德弗耀父道濟潤州丹徒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刁氏追封福昌縣太君妻劉氏早卒封延長縣君繼以其妹封永壽縣君二子曰孚曰淳三孫尚幼先生之官自評事四遷為殿中丞階宣奉郎勳騎都尉服錫五品既終之明年仲春八日葬於華陰縣保德鄉先塋之次舉前夫人祔焉顯先生女弟之子也知先生之道為詳故得論載行治之美以詔後人銘曰

南山崇崇其下也先生之宮惟其清風與山無窮

程殿丞墓誌銘

程氏居永寧之博野土風渾厚世以忠廉孝謹聞少師貴重於朝始賜第京師為開封人世風不衰子孫多好善如吾叔父可謂能守其家法者矣叔諱瑜字叔寶少師諱羽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賈氏之曾孫尚書虞部員外郎諱希振高密縣君崔氏之孫贈大理寺丞諱道天水趙氏長壽縣太君任氏之子少以族兄廣平文簡公廕試將作監主簿未冠為荆南監利尉即以幹敏

稱再調永州零陵簿益以才著時谿蠻嘯動焚劫縣邑
道州寧遠最當賊衝部使者命公攝令事至上之日邑
無城壁府無兵械公經營創治夜以繼日完集未幾蠻
寇大至設長圍以逼城公激勵士卒射冒矢石捍守累
日以高兵由水中旁出賊後合戰甚苦賊乃敗去既而
同守者皆論功丐賞公曰城守吾事也城獲完足矣尚
當以為利乎卒不自言代還得為汝州龍興令計省言
其材遂監解州鹽池歲課羨溢改大理寺丞簽書慈州
判官公事太守武人不知為政公從容開贊一郡大治
事雖出公而人莫窺其迹謙晦不伐率皆此類以年勞

力太子替善大夫賜五品服就移知邛州依政縣時長
壽太君春秋高公懼有遠行之勞即上書願就監臨以
便奉養改舒州皖口監轄乃以考課遷殿中丞還朝知
饒州雷澤縣未行暴疾終于京師實嘉祐七年三月十
八日也公姿儀偉秀風度平雅端莊謹厚不妄言笑進
退動止皆有法度衣冠整理望之肅然三歲而孤長壽
太君教養嚴至恂恂奉事恪恭朝夕不嘗少懈善與人
交而益篤嗚呼行足以勵俗才足以有為不幸短命未
究所施歿之年方四十三矣公娶張氏封福昌縣君和
慈孝睦族人推其賢三子曰預以疾廢曰顛曰顯皆為

儒學二女長適前常州軍事推官王師古仲適襄陵賈
芮李適汝南周純明熙寧二年八月丙申公之後兄司
農葬公於河南府伊陽縣神陰鄉先榮之次某以父命
得預役事又掇公之官世行業而為之志既又系之以
銘曰
謹於奉親勤於事君端於立身無愧乎古入山可夷谷
可堙斯言不泯

程郎中墓誌

公諱璠字仲韞姓程氏世居中山之博野宋興先
師以勲德顯重賜第京師始為開封人少師諱羽其姪

曰清河太君張氏襄陵太君西吳氏是生虞部府君諱希
振娶博陵崔氏封高郵縣君是生尚書府君諱適公即
尚書之仲子母曰考感太君長安太君皆張氏公生數
歲而孤教養於伯元十六以族兄廣平文簡公廕試將
作監主簿始冠為常州戶曹掾時朝廷遣使安撫二浙
表言公才沈除明州司法之秩暴守數活疑獄當途者
交薦之遂改京官知壽州安豐邑富多蠶絹小民困於
侵漁為令者常苦其難制公至未幾皆斂手莫敢犯盜
賊亦越逸他境增治芍陂以廣灌溉人頌其賜道路謠
頌聞于京師入豪陳頌謀去其母給之醉宿方舍因誣

以為嫁使其黨證之公察其情即命捕置果已亡去權
至能使監司移其獄公拒弗與銀索益急頌不持金謂
審官吏謀去公以緩其事吏即為謾奏移公與元府西
縣公具得行略狀入奏勸公辨之朝公曰吾豈與吏辨
者乎曹吏以謬誤自陳得免洪州之豐城江水嘗環城
人大饑邑豪吳氏以資得官意粟以糶公召諭之不從
謂曰民餓且死令而不救自保祿位當杖尔以取之吳
氏大懼哀祈請命於是富人爭出粟民用以濟以謀葬
其先世求知河南伊闕縣秩滿簽書河東節度判官公
事丁長安太君憂服除知永安縣兼陵臺令奉陵寢皆

中貴人前令多務姑息往往侵暴邑人公待之有方皆
欽此就法度內韓贄守洛醜公正直誣以非罪洛人不
直其事護聞道路而公卒不自辨還朝通判和州先是
蔡州妖尼惠普以左道惑眾數年之間四方響動奔走
奉事唯恐不至其後姦跡暴露有司猶薄其罪但坐杖
背竊置歷陽時朝廷嘗有赦惠普即詐疾以俟卒得免
杖人皆神之謂其不可得而刑也君和未久崇奉者稍
稍自遠而至郡守禮之甚謹公始戾止會守以謫去權
領郡事一日猝至庭下布獄械於前使具道所以用人
之狀故其姦謀詭說皆掀揭呈露乃正其罪而刑之有

識之士以謂微公之斷不能解天下之惑有李洞元者
為德恒之說妄言受知昭陵嘗以金字書賜江淮之間
從者如市公亦按置於法由是遠近悚服復通判隰州
歲大饑力為賑助所存活者甚衆熙寧丁卯夏四月代
還甲申以疾終于河南享年五十七公資質瑰壯明辨
剛之接人誠厚動有思意輕財好義中懷豁如材長於
治民嚴而有愛敏而不苛區繁劇劇常有餘裕其所斷
獄人自以為不冤故前所收去久而人思之識用高爽
有大過人者凡是山川道塗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所
暫聞閱年雖多不復亡廢豐城大邑公為之二年識其
民且半其餘政事條理從可知矣官自衛尉寺丞九遷
為北部郎中以年勞賜五品服始娶倪氏事姑不謹公
以義罷遣繼以曹氏魏襄悼公利用之孫封仁壽縣君
二子曰頤曰頡皆太廟齋郎四女長適國子博士張昭
立次早亡其二未嫁公平生不惑流俗邪妄之說常曰
吾死慎勿為浮圖事及用陰陽拘忌之術公歿家人奉
以從事熙寧十年仲秋丙申公兄司農葬公河南府伊
陽縣神陰鄉柩于先塋且令某論公之官世才行以誌
其墓

程邵公墓誌

邵公康平程顥之次子也生於治平始元仲秋之四日
死於熙寧仲夏之十四日越三日葬之於伊闕縣神陰
鄉祖塋之東邵公其幼名也端慤其名也生而有奇質
未滿歲而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發而方厚淳美
之氣益備其始言也或授之以詩率未三四過即已成
誦矣又不復忘去雖警悟俊穎若照徹內外而出之從
容故敏於見知而安於言動坐立必莊謹不妄瞻視未
嘗有戲慢之色孝友信讓之性蓋出於自然與人言則
溫然及其所守確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許後雖以
百事誘迫終不復移矣日視群兒相與狎弄歡笑跳

於前泊乎如不聞知雖有喜相侵暴者亦莫之敢侮蓋
厥生五年而人不見其喜怒好欲是豈特異於常人哉
皆老於學者之所難能也而吾兒之資乃成於生之初
嗚呼使其降年之永則不知其所至也吾弟願亦以斯
文為己任嘗意是兒當世吾弟之學今則已矣則吾之
慟亦不特以父子之親也夫動靜者陰陽之本况五氣
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心之類宜其雜操者衆而精
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出之難則其數或不能長亦宜
矣吾兒得其氣之精一二教之局者歟天理然矣吾何
言哉以其葬日之迫刊刻之不暇惟砭書於塋以誌其

墓

澶娘墓誌

澶娘廣平程顥之幼女也其父佐瀆淵軍而生故命之曰澶其第四十七生於熙寧四年季秋之丁未死於十年季夏之壬午其質端而淳其氣溫而良其舉動知思安靜沈遠殆如老成衆皆息其福且壽事固有莫可計者命矣夫始病豆瘡工藥之過劇善醫者論之曰豆瘡之初誠欲利也然當視其本之彊弱為藥之可否痰之輕重為劑之大小今槩以大藥下之宜其死也噫是亦命歟人理之未至吾容當書於天言之以為世戒云

耳悲夫澶娘既死七十五日而葬於河南伊陽縣神陰鄉先榮之東與其姊嬌兒同兆一作銘曰

合而生非來盡而死非往然而精氣本於天形魄歸於地謂之往亦可矣

二程全書第五十四

明道文集五

南廟

以道使民賦

人情莫不樂
 之服猶教本
 之因恐准生
 無利別重煩
 本宜教使以
 俗陶乎教風
 勉勉以從今
 雖畢力樂於
 歲事之豐雖
 復教令時頒
 科條日出嚴
 刑

聖政為能使民以佚道而敦敦俾當時
 辰雖極勤勞之事以故於後自無怨讓
 各有常識勞而獲養則樂服其事勤而
 謹以政令驅之稼穡且為生之
 也輕蓋豐餘之自得養爾農
 者為乎已圖所利者存乎終莫不
 志在使人役以農疇之務時
 於歲事之豐雖復教令時頒科條日出嚴刑

以董其或惰加賦以成其不一然而俗樂趨勸時無怨
疾擇可勞而勞之敢憚其勤因所利而利焉自全終佚
大抵善治者率任以敦本善使民者順民而不勞道皆
出於優佚令無動於繹駟不奪其利道以厚生之利將
求其歆世聞力緇之逃勿謂民之真而無知勿謂農之
勞而不務趨其利則雖勞而樂害其事則雖宜而懼忘
取豐益業其安固使爾農於墾殖縱極勤劬具有國之
力征自膺饒裕得非納於豐富田之道教以便安之途在
服勞而雖至顧有憾以曾無_以暇允豕之悅民下安其教
同周詩之成事衆樂而趨昇天雖上之行抑民所願或

躬籍以為率或名官而申勸是皆俾民有樂佚之道焉
雖勞何怨

南朝試九叙惟歌論

論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穀民所賴
而生者也搢之君使修舉其所賴而養之者也修之有
道行之有節上焉天順之下焉民樂之正德焉利用焉
厚生焉此其所以衰統持正而制天下之命者也存書
禹之謨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其指言平旦也舜禹明
其道聖也後世不及焉功也萬世所利焉其其事有次
叙而民歌樂之也意舜之君禹之臣其歌之之民日聞

其道日被其溷其見而知之或言或歌可謂天今去聖久
遠踰數千祀然可覆三皇之者何也得非一於道乎道
之大原在於經經為道其發明天地之秘而容聖人之
心一也然嘗推其本曰明其次著其跡者言之在洪範
九章一曰五行次二曰三事統之以上中終之以福極
聖人之道其具於是也蓋五行者天之道也五事者人
之道也修人事而致天追此三書所以治也五事修五
行叙則其生材也美焉阜焉民在其中亨其利而安焉
豈非皇極之道用而致乎五材之生天也非人也五事
之修人也非天也雖然三事正則五材自然得其性矣

是則天之道亦王者之所為也王者既修五事而致五
材則又舉正德之教而率之明利用之源而阜之厚生
之道而養之五行協於上六府利於下三事舉於中修
焉其功之叙也和焉其德之行也如是則民浩浩然于
于然驩娛於下而歌頌其政矣或曰子之言五行然矣
然六府之兼乎穀何也答曰五行氣也五材形也君之
所致者氣也民之所用者形也五氣既叙五材既豐民
並用焉然穀之曰民之所生也不可一日無之此六府所
以兼穀也要其本則五氣之生而已夫何感焉竊原春
秋之文求聖人之志夫之言有十一大水之言者七不

兩之書者九六早之書者二無麥苗六無麥禾之書者
各一蓋言五行失其序則六府失其宜物失其宜則尚
何次叙之有乎民失其所則尚何歌詠之有乎可以見
聖人之心重時政而謹民事勤勤乎如是也由是言之
則舜之德其至也地平天成矣萬世永賴矣其民陶其
教遂其生九功之德皆敬之矣成之用休董之用威歡
之以九歌俾勿壞其然之道也道是而已矣或問行
於後者當何如曰五事本也謹而明之六府外也時而
治之教之以德節之以政古之五正各司其方可復也
周之六官各主其事可用也此其略也其道則具於經
矣推而明之勤而修之是亦舜之政也夫何遠哉顧力
行何如爾謹論

南廟試策五道

第一道

問禮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享人倫之義也是
以鰥寡孤獨皆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不明衣食之
不足黎民老而不得其養飢寒轉死于箝壑者徃徃而
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堯而上不可聞已
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而處何學所衣何服所食
何禮一歲凡幾行之宜諱所聞悉著于篇

對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禔海之外何修何
歸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純
王之心純王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
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
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
者哉虞夏商周之盛主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
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
棄其老飢寒轉死者徃徃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
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今朝廷清明政

教修舉方欲稽講墜典以風天下明執事欲將明上
故訪諸生以古之道俾講求其說敢不道其所聞以裨
一二哉蓋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
之三老孤鄉之有年德者天子以
一入亦大夫士之以年致仕者亦
於其鄉里之
庠序焉所處則有虞氏國老養於上庠
老養於下庠
夏后氏國老養於東序庶老養於西序
西序為國人國老養於
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序
庶老養於虞
庠是也所服則深燕編元之衣
四代所服也所食則饗
燕食之禮三代之制也周人修而兼用之
一歲所行之

數則禮所謂春饗孤子秋饗耆老與夫釋菜釋奠之禮亦其時乎此古之略也若夫潤飾之別在乎時矣謹對

第二道

問昔者孔子傷時王之無政而作春秋所以褒善貶惡為後王法也自去聖既遠諸儒異論聖人之法得之者寡至唐陸質學于啖道號為達者其言有慕例微旨義統今之學者莫不觀焉若夫諸儒之所失與陸氏之所得學者必有所取舍也試為條其六要庶以質其是非

對春秋何為而作哉其王道之不行孟子有言曰春秋天子之事是也去聖踰遠諸儒紛紜家執異論人為殊說互相彈射甚於仇讎開元秘書言春秋者蓋七百餘家矣然聖人之法得者至寡至於棄經任傳雜以符緯膠固不通使聖人之心鬱而不顯吁可痛也獨唐陸淳得啖先生趙夫子而師之講求其學積三十年始大光瑩絕出於諸家外雖未能盡聖作之蘊然其攘異端開正途功亦大矣惜夫其書之粹者在乎集傳而世微其傳矣今所存者請槩言其一二亦可以觀其道之所至焉春秋之法大者在乎侵伐戰取圍入執殺盟會如聘禘郊蒸嘗歸復如納災異賦役焉然諸家之論前矛

後有未見其能一也其間書侵者三十七伐者二百四
十三書圍者四十四入者二十七聖人之意其詳其備
也如是豈苟然哉蓋誅其禍亂之道爾彼豈有是哉先
儒徒隨事而傳之三傳徃徃從而美之者有矣未有一
言發明聖人誅之之心者也獨陸君用啖氏之說曰春
秋紀師何無曲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
矣若夫其差者甚者則在乎其文矣此則見聖人絕惡
之源原情之法此表裏之論也其餘若盟若會其法皆
用是也禘郊之議詭譎殊狀左氏之文略而不解公穀
之論泥而失真何杜之流汎汎其間爾陸氏之學獨能
斥先鄭之失明諸侯之僭謂禘為王者之祭明郊非周
公之志皆足以見其所存之博大得聖師救乱明上下
之心也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臣之義異
乎所謂如二君與能殺者屑屑之論矣書次于郎則言
非有侯而次則意將為賊爾防兵亂之源殊乎所謂過
信次止者區區之談矣發言侵言伐則曰無名行師
與稱罪致討之異遠乎闕略之言賊字之語夫且取邑
之條則云力得之不是其專奪異乎不用師徒不宜取
之淺矣其餘稱狩稱師紀名紀氏之類亦皆度越於諸
家遠甚言義之衆莫可歷數要其歸以聖人之道公不

以已得他見而立異故其所造也遠而所得也深噫聖
門之學吾不得而見焉幸得見其幾者矣別子厚之願
掃其門宜乎對問之下不能詳悉其獻其略謹對

第三道

問官之有屬猶身之有臂臂之有指也自建官以來未
有無屬焉者也舉今之官則治其小者有屬治其大者
無屬外郡縣內羣有司此治其小者內公府外刺部此
治其大者治其小且有屬治其大乃無屬何其重輕勞
佚之不侔哉豈因其故常而恬莫之舉歟抑舉之未見
益歟刺部之屬向嘗增之直與其位等尔非所謂屬也

公府之屬今或存之查他官而已非所謂屬也請悉陳
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皆何名何選何職古
何以有而今何以無古何以可而今何以不可詳之於
說以究當今之便

對竊觀天下之道如構室焉其大者棟也梁也棟梁豈
能獨立哉其所與相助而承上者椽桶也置官亦如是
矣古之三公之府諸侯郡國各有其屬以成其政後世
改易不常今則外之一郡一邑內之一官一局各有屬
焉至於公府機務之煩外臺刺舉之重則反無之此誠
小大重輕之質焉非必謂無益而莫之為也直因循故

常未之更爾嚮者潛計之司嘗為之置副矣副則誠亞其長者也其下亦嘗創賓從之名者矣是亦其屬也第旋去之耳近世宰相之官兼明下之目則府以其省名矣今其屬者乃省官爾非丞相之屬策謂前古治大有屬之法可施於今者則周冢宰之職有小宰焉小宰之下皆其屬也其餘五官亦各有屬焉然其爵位有尊卑之差矣外則牧伯之國今刺舉之任也其屬則其臣爾漢之三公府則有長史司直焉東曹西曹之掾焉內則御史外之刺部亦各自用其吏為揚屬其選之之道則周六官以下其屬皆命於天子牧伯之臣則其卿而下其君選於其國爾漢之三公開府辟召唐之藩鎮亦自薦迨其位其職則繫其長之所任而分治之耳今公府任其小事者非無也直無若三公之孤六卿之丞共其事者爾其治文書掌勞役者備矣其職亦幾矣苟欲慎其選清其流而易其官之名則可矣若欲預夫聞政事則賢明之佐護謀於廟堂之上又何細吏之間焉若夫刺舉之屬則在選任之爾謹對

第四道

問今天下費益廣財益匱食加冗農加困貧愈籠文愈密而旱乾水溢無歲無之又未嘗得清源端本之術少

紓其散雖有非者或任非其責噤不出一語嗚呼忍而
視斯民之殘也今欲使財無匱農無困文無密以拯斯
民之殘敢問何策之為先何修而後可勿踈勿泛以直
所論

對天下六器羣生重畜惟君上所制養焉今土地之廣
人民之衆較之近代未為甚盛也然近歲費益廣財益
匱食加匱農加困貨愈籠文愈密者何也殆基本似有
所未立法度似有所未舉尔三代之制今不能收功於
旦夕也試取其功近於躰務者言之今財之匱食之匱
農之困貨愈籠文愈密者弊雖煩而其原一而已其始

在焉其原與廣也費益廣則取於民者衆實於府者鮮財不
得不匱農不得不困矣彼食匱者亦費之一端尔費既
廣財既匱農既困則貨不得不籠貨之籠則文不得不
密矣所謂費益廣者不曰待哺之兵衆乎夷狄之遺重
乎游食之徒煩乎無用之供厚乎為今之計兵之衆豈
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而擇其精戎狄之遺豈能遽絕
之哉在備於我而圖其後游食之徒煩則在禁其末而
驅之農無用之供厚則在絕其源而損其數然其所以
制之者有其道也夫水利之興屯田之制府兵之復義
倉之設皆濟時之大利顧縉紳議之熟矣惟不以為舊

說之透而忽之則財以豐食以足貨利可寬文法可損
矣雖旱乾水溢之變繫乎歲數之常亦豈有備焉爾謹對

第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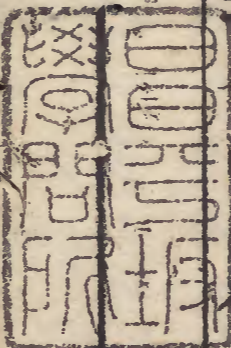
問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効之疾歟又曰善
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何其効之遲歟又曰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必世云者較諸善人則已疾合
諸聖人則已遲三者之効不能齊一然則聖何道而疾
善何術而遲王何務必世願以前代已然之迹質於此
三者

對聖人之道無所苟而已矣以聖人之才施於天下其

易矣猶必曰三年而成也然方之善人之効則聖人
之治其疾也遠矣仲尼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
去殺矣夫善人者所謂不踐跡亦不入于室者也既不
循前人之弊而守之又不得聖人之道而行之宜其緩
且久也有人焉相繼而往則百年而後可至治矣所謂
王者必世而後仁則蒙謂作禮樂之時爾夫民之情不
可暴而使也不可猝而化也三年而成大法定矣漸之
仁摩之義浹於肌膚淪於骨髓然後禮樂可得而興也
蓋禮樂者雖上之所以教民也然其原則本於民而成
於上爾則聖人之効所以速善人之効所以遲與夫王

者之仁其道可見矣復請以前代已然之迹而明之孟子曰小國七年大國五年可為政於天下此聖人之効也若仲由謂三年使知方伯禽之三年報政雖不能若聖人之道醇且具也然亦承聖師之教奉周公之訓其庶乎其次也若漢之業創乎高祖循乎呂惠文帝守之以淳儉孝景紹之以恭默當時漢之興幾百年矣其風俗寬厚幾致措刑亦勝殘去殺之効乎周承文王之業歷武王之治至成王之世而周公作禮樂焉此必世後仁之効乎謹對

二程全書第五十四



享和樂文

120
10
30

